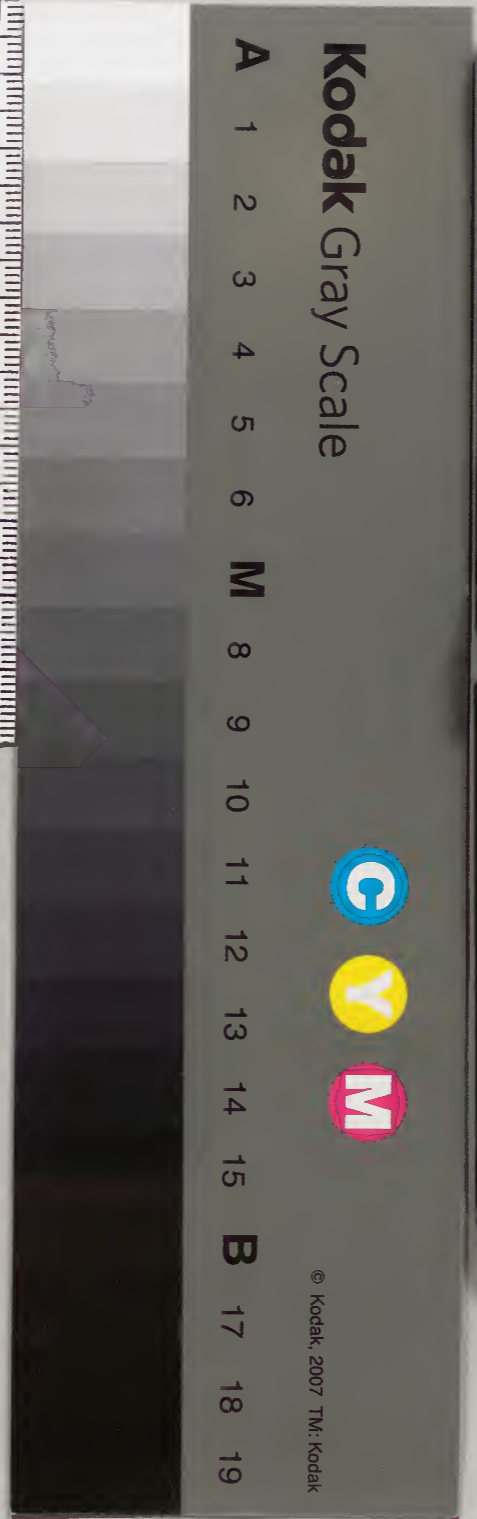


八記 傳四十五之五本三 十六

漢書門			
五〇三	四〇三	一八	冊架函號類

漢書	
五〇三	一八
冊架函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03
冊數	18 (16)
函號	279 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一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謂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舍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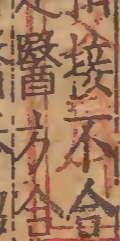
醫也是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也○正義曰舍客長祭君過也○正義曰過音戈扁鵲

也○正義曰舍客長祭君過也○正義曰過音戈

獨奇之常謹遇之長祭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

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我育禁方年老

嘉靖八年刊



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

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

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

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以此視病

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腎也六府謂

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

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邪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

豆起陽邪來見淨洪陰實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或在

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此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

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叙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

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

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昔秦穆

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

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

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帝告我晉國且大亂

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

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

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八十五

張

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
 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殆以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
 援我帝命我射之中能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
 死帝甚喜賜我二笥比是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
 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一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
 簡子疾在定公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
 公之十一年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
 趙成侯二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
 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

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州正義曰陝
 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
 以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
 滅也並號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云號是晉獻所滅先此
 太子非也然案號後防稱郭扁鵲至號宮門下問中庶
 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
 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
 術不書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庶子曰太
 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
 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
 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厥。正義曰釋名云扁鵲曰
 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收謂其死未

嘉靖八年刊

扁鵲

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
 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
 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
 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治病不
 以湯液醴醪禮正義曰上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
 咸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北鑿石橋引案杭毒熨索隱曰
 如熊顧鳥伸也橋音九北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
 毒熨謂毒病之處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
 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
 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
 于太陵肝之原出于太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
 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太谿骨之原出于太谿胃之原
 出于太谿陽明之原出于太谿膽之原出于太谿
 經皆以原出全谷小腸之原出于太谿六府之輸也
 乃割皮解

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
 幕正義曰以爪前浣正義

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

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

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邳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

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

之逆順也楊玄望色正義

沉浮而聽聲正義曰素問

也肝病寫形正義曰素問云

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

嘉靖八年刊
 也肝病寫形正義曰素問云
 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

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
 玄孫云陽為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皆為陽
 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
 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
 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眾不可
 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〇正義曰子
 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
 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
 音張
 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
 然而不曠舌橋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號君號君
 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
 幸甚索隱曰謂號君自謙云己
 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

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索隱
 曰上
 音皮力反竟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
 下音億
 止也〇索隱曰潛音山忽忽承映索隱曰音接映即捷
 也承映言淚恒垂以
 承於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
 蹶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脉居
 陰中是陽乘陰也脉雖時沉瀆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
 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是陰乘陽也脉雖時浮滑而長
 此謂陰中伏陽也續緣正義曰上音直延反續緣謂脉
 此謂陰中伏陽也
 胃水穀之海也續緣正義曰上音直延反續緣謂脉
 也恐非中經維絡
 也義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〇索隱曰續音直
 延反〇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一經
 脉十五絡脉陽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
 維陰之絡脉也
 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膈下當膀胱上口也中焦在
 胃中脘不上不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

嘉靖八年刊

身言死傳四十五

五

何恩

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言經絡下于三焦，乃勝脈也。

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上爭如絃也。會氣閉而不

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

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女九反，素問云：紐，問云：紐，亦脈也。破

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

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

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斃中之時

也。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知四為下，工知五為上，工知六為下，工知七為上，工知八為下，工知九為上，工知十為下，工知十一為上，工知十二為下，工知十三為上，工知十四為下，工知十五為上，工知十六為下，工知十七為上，工知十八為下，工知十九為上，工知二十為下，工知二十一為上，工知二十二為下，工知二十三為上，工知二十四為下，工知二十五為上，工知二十六為下，工知二十七為上，工知二十八為下，工知二十九為上，工知三十為下，工知三十一為上，工知三十二為下，工知三十三為上，工知三十四為下，工知三十五為上，工知三十六為下，工知三十七為上，工知三十八為下，工知三十九為上，工知四十為下，工知四十一為上，工知四十二為下，工知四十三為上，工知四十四為下，工知四十五為上，工知四十六為下，工知四十七為上，工知四十八為下，工知四十九為上，工知五十為下，工知五十一為上，工知五十二為下，工知五十三為上，工知五十四為下，工知五十五為上，工知五十六為下，工知五十七為上，工知五十八為下，工知五十九為上，工知六十為下，工知六十一為上，工知六十二為下，工知六十三為上，工知六十四為下，工知六十五為上，工知六十六為下，工知六十七為上，工知六十八為下，工知六十九為上，工知七十為下，工知七十一為上，工知七十二為下，工知七十三為上，工知七十四為下，工知七十五為上，工知七十六為下，工知七十七為上，工知七十八為下，工知七十九為上，工知八十為下，工知八十一為上，工知八十二為下，工知八十三為上，工知八十四為下，工知八十五為上，工知八十六為下，工知八十七為上，工知八十八為下，工知八十九為上，工知九十為下，工知九十一為上，工知九十二為下，工知九十三為上，工知九十四為下，工知九十五為上，工知九十六為下，工知九十七為上，工知九十八為下，工知九十九為上，工知一百為下。

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口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陽少

謂百會、胃會、聽會、氣會、臑會也。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正義曰：熨，兩脇

下。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

時有此。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

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

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鏡自晉獻公時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時

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

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

嘉靖元年刊

史記卷之四十五

五

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言經絡下于三焦，乃勝脈也。

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上爭如絃也。會氣閉而不

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

曰上音秦謂皮膚

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

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

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

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

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

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

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

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

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駟謂使聖人預

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

病病疾多

正義曰病獸患多也言人厭患疾病多甚

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

曰所病猶療病也

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

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

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

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

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

耳目痺醫

索隱曰痺音必二反

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

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

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魯傳云冬淳于公如魯注水經云淳于縣

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

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

乘公之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土其故方更悉以禁

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

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死生決嫌疑定可

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

右行遊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

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最安

日傳音竹戀反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傳乘傳送之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傍父之言索隱曰緹

紆營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中稱其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

作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

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言聞上悲其意此歲

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

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班固詩

日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公今有罪就遞長安城

自恨身無子因急獨莞莞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

書詣闕下思古歌鷄鳴憂心摧折引衣晨風揚激聲聖漢

孝文帝憤慟然感至情縊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

嘉靖九年刑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要

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
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
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
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
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
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
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其精我家
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
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

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

躄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

云奇經八脉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毛皮也

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一術接度陰陽外變藥論石

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

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二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

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

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

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七如

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瘻腫正義曰上於恭後

八日嘔膿正義曰死候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

死所以知成之病者巨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

而靜徐廣曰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寸為內關難云

脈從關至尺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

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和

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

於春甚於夏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

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代

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

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

過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

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

而癢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

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

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

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

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

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

尺三陰尺前名曰關陽出陰以關為界陽出三寸故

射上焦出頭及岐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之四十五

嬰

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

病病使人煩滿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忤食飲

索隱曰忤音疑忤反忤者風痺忤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

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

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一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

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

盛者為重陽索隱曰上直隴反重陽者湯心主徐廣曰湯音唐

一盪心者猶刺其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

鬲為中焦也故煩滿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

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瘳人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令人不得前後溲

索隱曰溲音所留反前謂小便後溲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

飲正義曰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

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

一作有口正義曰王叔和脉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

經云右手寸口氣口也脈大而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且

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此

信曰唯然正義曰唯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

密州陽周水而莒橋梁頰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

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

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

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

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

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

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

濁徐廣曰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

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索隱曰痺病

普交反字或作胞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痺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

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

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滄索隱曰劉滄者去衣而汗晞也

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

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

出於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病

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

嘉靖九年刊

何鳳

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瘵

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

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治法曰

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

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

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

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

其脈沉而滑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

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不和易處不平者血不居其處

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

所以加寒熱者言其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鑿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

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

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

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

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

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盡盡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言式妙反三叔和

史記卷四十五

嘉靖九年刊

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蒼音

反置云犬狗魚鳥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

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

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

弱其卒然合徐廣曰一合也是脾氣也忽正義曰卒音葱

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

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

合氣於膀胱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見瘕氣也以

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

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

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診其

脈曰迴風迴音洞言洞徹入四肢口索隱曰下云飲食

迴風者飲食下嗌音益謂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

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

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

者其久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

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

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

嘉靖八年刊

史記列傳四十三

三

便

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

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

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灑水也。索隱曰：灑

音士咸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為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眾醫

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

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

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

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

動也。正義曰：鄒厥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

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

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

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

疝氣散即愈。

故齊北王阿母。徐廣曰：齊一作齊王。索隱曰：索是王

者。茲已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

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即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

也。病得之飲酒大醉，齊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

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

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

嘉靖八年刊

左端

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甚能生新意也

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

等輩也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責諸侯所至春

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什於廁嘔

血死索隱曰什音赴又音步此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齩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

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

得之風及卧開口良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來召臣意臣

意往飲以葭礪正義曰浪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曰旋

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

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

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

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

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

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

嘉靖九年刊

藥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
 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
 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
 止義曰殺蘇亥反醫不知以為大虫虫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
 蛭也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
 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
 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苦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
 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
 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時掌反也為重頭痛
 蹶逆氣上也

身執使人煩懣正義曰二本反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

索隱曰拊音刺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

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

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

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
 上音免

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弱
 也病方客在

腎欲弱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

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驪案方言曰
 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

嘉靖九年刊

假倩也。正義曰：正義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即弄之。

建亦欲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

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

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

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

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

竄音七，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

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昏脈也。昏而不屬，昏而不

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

子不可得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衆醫皆以為寒熱，篤

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燒病。徐廣曰：燒音饒。索隱

正義曰：人燒瘕為病，腹大上盧黃，纒循之戚戚然。臣意

腹中短，虫燒瘕為病，腹大上盧黃，纒循之戚戚然。臣意

飲以芫華一撮，即出，燒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燒

得之於寒溼，寒溼氣死。音鬱。索隱曰：字篤，不發化為蟲。臣

意所以知寒溼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

三分尺，謂八分寸。正關上尺在。其尺索刺麤而毛美

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索隱曰：循音巡，案謂

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

嘉靖八年刊。其尺索刺麤而毛美。索隱曰：循音巡，案謂

其尺索刺麤而毛美。索隱曰：循音巡，案謂。其尺索刺麤而毛美。

尺索刺人手而痛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秦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髮首言髮如蟻蟻事蓋近也

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噎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

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

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

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

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官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

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

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

之盡如意診臣即為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

所以知之者診其脈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

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

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

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八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

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陰脈入虛裏葉肺脈肺脈散者

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

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

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

死其人喜自諱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
 不肖有病幸診遂也巨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
 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
 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
 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
 陰石柔齊冷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
 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
 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
 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

不加悍藥及鏡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

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診法曰一陰應外一陽接內

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

氣流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喻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

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

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三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

位十一年卒謚孝王眾醫皆以為瘳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

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

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

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常診安陽

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

風索隱曰沓音徒合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

反風病之名也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即死今

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六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洪可咳言曰藏氣

相反者死徐廣曰反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法曰三

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

陽慶亦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牡疝在鬲下

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慎毋為勞力事

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踖徐廣曰一作踖〇工義曰上

蹙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一日日夕死索

言明日之夕死也即死病得之內所以知一頃處病者切

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番陽入虛裏

處旦日死一脊一絡者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

生及所治已病繁多以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

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

嘉靖八年刊

彙

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素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

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不求意診

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呂王皆使人來召臣

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

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不脩家生

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

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

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陸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

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

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

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少年

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曰董音謹脈氣之趨也

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馬此論病之過

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下少所能復之

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由下步廣志以適

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經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

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

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

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

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

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

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

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

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

為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

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

侍公前悉得禁方幸其意死不敢妄傳人君有間公孫

嘉靖八年刊

光問處正義曰上音昌臣意深論方見言白世為之精也

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䟽同產處臨菑

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

欲受其方索隱曰秦年中謂中年時也楊中倩不肯索

曰倩音七見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

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

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公必謹遇之其

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

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

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

曰謂診五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學臣

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

結也當論俞正義曰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

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

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

永侯家杜信喜脈來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

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

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嘉靖八年刊

何恩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虢嗣

尸蹶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終

史記一百五

嘉靖九年

何球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址復逆亂萌心取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址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一土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淳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濞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

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紀開反自

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為郃陽侯索隱曰地

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四十五

圖景日

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

從破布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斬縣之西會音古允反甄音鍾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

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是十二年十月辛丑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謂曰若狀

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

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財債足用為難又吳楚

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

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

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

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

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

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

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

既盜鑄錢何以故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

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國用富饒孝文時吳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得侍皇太子飲博

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幸造不恭皇太子

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愷

嘉靖九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恩

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
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
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
秋先請擇其輕重
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
灑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
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
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
不當見盡下之
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
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
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心上誅之計乃無聊唯

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與

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

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不與國有鑄錢煮鹽卒踐更輒

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平賈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

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

錢借民比也○索隱曰安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

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

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

更行更者也言民自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

過更古者正卒無常是為踐更天下人皆

更錢者次直者出錢成也雖丞相子亦在

直成邊三月亦各出又行有出錢三百入

成邊之調不可人秦法而行之後改為

官官給成者是互臣郡國吏欲來捕亡

邊乃成歲時有問李安

嘉靖九年刊

人者訟共禁弗予

與如此者四十餘年

得幸太子數從容言

按如淳曰訟公也其相容禁止不

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久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

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

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

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

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

曰案即山山名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

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

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

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

郡索隱曰案漢書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

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

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

皆憚畏韋昭曰故為齊分為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誅

膠西王索隱曰誅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

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

上與於姦飾於邪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

糠及米索隱曰案言此糠盡則至米謂削工盡則三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

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

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

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

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

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

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且反

友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焉

曰御史大夫晁錯焚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

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

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

也故吳王欲內以晁錯為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

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

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

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

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郵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

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

嘉靖九年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恩

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王分

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

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

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

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諸侯既新削罰振恐

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

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

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

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

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

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

二徐廣曰吳王封身自將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

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

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

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西涉淮因并楚兵發

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

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

駟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

不得嗣王志將不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

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為故漢書音義曰

故漢書音義曰周

嘉靖九年

義曰按專以魯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

功臣進任姦宄註亂天下正義曰欲危社稷陛下多病

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

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

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

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長沙者索隱曰謂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

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

如淳曰告東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

越楚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

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

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胡衆索隱曰搏

統領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走長安庄正天子以

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

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

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

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

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二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

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

嘉靖九年

五千戶裨將二千戶封二千石二千石千戶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太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二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張虞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

下者徃徃而有非必取於兵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徃遣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徃擊吳楚遣曲周侯鄼寄擊趙將軍藥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

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策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跪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

錯錯趨避東廂沒其上卒問盜盜對曰吳楚相遺書曰

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黽頭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

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黽錯復故地

而罷方今計獨斬黽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

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

之乃拜盜為太常正義曰今盜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

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盜裝治行後

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論使告吳

如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

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

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盜而留之軍中欲

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

梁軍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作恣反會兵滎陽

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

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

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終侯故客鄧都

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輕正反

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

吳兵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

吳饗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二彊制其罷極破

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

北四十里也輕兵絕吳饗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

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

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

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

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

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徒自損耳吳王即不

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

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

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

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

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

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

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酷酒無行

吳王薄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

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

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

嘉靖九年

史記卷之四十六

九

香

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事奉之遂召昆弟所
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
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
得二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
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刑為國屬充州兵十餘萬破蕩城中尉
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
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
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
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

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
誘受天下亡命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私稱
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
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
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
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
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物正義曰顏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也
者深入多殺為功也
以上者皆殺之

嘉靖

白

李安

無有所置正義曰

吳王之度淮與楚王

勝前統其梁孝王恐

皆還走梁梁數使使

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

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

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

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

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

疾使備西北果從西北

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

徒保東越正義曰

在丹東越兵可萬餘人

啗東越韋昭曰

縱殺吳王孟康曰

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

州丹徒縣東練碑表北

處名爲相唐盛其頭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

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

不如詔者皆要斬初

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

不許又使使惡

宜不行梁使韓

堅不敢西即走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侯壁驚東南條

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
稟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
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
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
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
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印奉
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
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
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
法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
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
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
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
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
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國除納于漢云自殺
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
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
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為楚
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子吳由父代王被省封舒陽侯省音所

辛一及○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
 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
博是爭技也 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隲鼂錯為國遠慮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
 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
 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終

史記一百六

嘉靖九年刊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

案隱曰

志觀津縣屬信都以其累華在觀津故云父世也喜

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

正義曰百

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

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

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

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

梁王太后三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一百七

陸先

竇索隱曰宗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系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母如竇嬰者亦得呼為宗室也

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

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竇嬰乃言衣衾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

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曰自今裁

度取為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

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

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

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

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

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

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

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

之過有如兩宮索隱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啼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

索隱曰螿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夔夔則妻子毋類矣索隱

日謂見誅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

日劉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為巨有

嘉靖八年刊

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

一作恬又昌黎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難以為

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發反

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郎徐廣曰一

人相號長者為諸公年少者為諸卿如今人相號為士大夫也未貴往來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

有口學槃孟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

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田一槃孟二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

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土名法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

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

初嗣位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

之年也故城武安侯新欲用事為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

也也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

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

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

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

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

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

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

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

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

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卑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

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

曰案其時禮度踰多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寶索隱

音直宗室母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

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

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

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

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太后大怒乃罷逐趙

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大尉以相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

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

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

趨執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女日益橫建元六年竇

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

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

國諸侯愈益拊武安索隱曰案謂仕諸郡及仕諸武安

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生貴甚索隱曰心願

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

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師曠為相非高節節

以禮屈之則天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上初即位

嘉靖八年刊

陸亮

富於春秋以肺腑為京師相正義曰頽師古曰善解

著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頽此說

並是疎謬又改肺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葉云寸

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脉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

脉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乎太陰

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

沈瀆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

說田蚡為相三人之脈知陰陽非痛折節以禮誄之天

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

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已不然

文不讓其兄蓋侯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

知或說為非也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

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

如淳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大南鄉自坐東鄉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

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燒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

諸弟徐廣曰為諸弟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

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曲旃借也蘇林曰禮大夫立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

執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

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去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

嘉靖八年刊

史記列傳四十七

五

袁電

穎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

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三灌孟年老

穎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

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

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

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入創十餘適有萬金

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收軍曰吾益知吳壁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去乃言太尉太尉乃

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穎陰侯言之上上

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只居長安長安中諸公

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

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

太僕二年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音灼曰飲酒

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執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

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眾薦

嘉靖八年刊

表電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

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

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執卿相待中賓客益衰及魏

其侯失執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

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

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

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根音痕括音泪謂人生平慕嬰

也譬如見其失職而頗他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

音普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

弓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

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林功之

不辭同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

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

不以服為解紛不宜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

嘉靖八年刊

史言行傳四十一

一

呂棣

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人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

食武安鄂徐廣曰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

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

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

將軍雖貴寧可以執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

惡兩人有郤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

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

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

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

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

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

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有太

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

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

嘉靖八年刊

史記列傳四十一

呂機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

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

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

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

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

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

咕囁耳語韋昭曰咕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

也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

漢書音義曰李廣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

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也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

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

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

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

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

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

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

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

嘉靖八年刊

李受

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

竊出上書立忍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

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朝太后朝

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

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

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

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

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

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上二三光也畫地知辟倪兩宮

徐廣曰辟芳細反倪音地張晏曰占太后與帝皆邪視期○索隱曰辟普係一又倪五係反坤蒼云睥睨謂

幸天下有變而欲有上入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

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

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

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一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

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

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

穎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

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疋彼反丞相言亦是唯

明主裁之主爵亦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

嘉靖八年刊

李受

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後頭於車轅下隨母而

已璜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吾并斬若屬

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

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

蹈也以言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

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

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

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

廷辭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

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

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老翁

言嬰無官位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韓御史良父

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實嬰也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

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

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

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

士白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

大體也武安謝罪曰平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

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而周反對也

嘉靖八年刊

穎川事故魏其不欺謾劫繫都司空宗隱曰案百官表

對為欺謾者也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

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

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也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

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

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

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

表云諸受尚書事也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患病拜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

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

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語故以十二

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駟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

論棄市渭城正義曰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

謝服罪也日言蚡號呼使巫視鬼者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

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冠殺之則其

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

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

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

臣表紛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案而未詳此正安

在然蚡薨在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七

三

李瀚

之襟郭璞云蔽膝也說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襟

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尺曰反禴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廷

元二年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

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太

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亭為柱及聞淮南

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

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

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

安負貴而好雅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

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執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終 史記一百七

嘉靖八年刊

史記列傳四十二

三

漢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城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城安縣亦屬梁未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主為中大

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

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

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

嘉靖八年刊

史記卷一百八

何鳳

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

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

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

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

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

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

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

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

出稱蹕入言一作紼也駟案佗音丑亞反誇也○索隱曰佗音廣即欲以佗徐廣曰佗

諸侯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

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

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太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

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

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

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

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索隱曰抵音丁禮反獄吏田

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

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

嘉靖八年刊
何恩

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

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

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實太后所聞乃詔王以安國為

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

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丞相袁盎

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

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

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

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主曰何至此安國

泣數行下曰大王自變於皇帝孰謂木上皇之與高皇

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非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

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

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

栗姬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

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

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說漢書作林說文

云林犯上禁梲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云於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

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諱孝王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

嘉靖八年刊

鳳

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報梁事皆得釋

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王卒共王即

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

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

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

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

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

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

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

如勿許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

負戎馬之足懷僉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

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古不屬為人

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

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慎曰魯縞之末

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

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

元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

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說信也可誘以利

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

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信然許聶翁

嘉靖八年刊

風

壹彘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懸其頭而邑城示單于使

者為信曰焉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塞將十

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馮明也武州塞是也當

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武州塞是也當

李廣為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也驍騎應劭曰

矣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正義曰書云輕車古儀車大行王

恢為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

軍正義曰臣瓚云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

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

別從代王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重也於是單于

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

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

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

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

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

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

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

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

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

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裊取辱耳徐廣

嘉靖八年刊

廣

曰提一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

作祇也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

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恢私行千金丞

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弱也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

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

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

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

可得以慰士大天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

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

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

廉士賢於己者也也於梁舉壺遂臧固到他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郵音質士亦以此稱慕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

也郵他他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

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為

天子導引而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

墮車跛足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

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青擊匈奴徐廣

曰元光出上公六年也胡龍城龍音將軍李廣為匈奴所得

復失之公孫敖六亡卒皆當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

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

嘉靖八年刊

衛青擊之出臨明。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州縣安國捕生。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一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生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身六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三節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秦

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

受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

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

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也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

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

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為騎郎將

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

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一百八

李信

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

賞不行文讀曰廣為漢將私徒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

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寬○索隱曰案典屬國官

人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

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

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

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

者○索隱曰案董芭與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

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

望故云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

中貴也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射音石傷中貴人殺

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離者也鳥也故使

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離大鷲鳥也一名廣

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離一名鷲也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

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離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

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一百騎皆大恐欲馳還

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

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

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

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一

恩

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

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

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

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

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

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

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

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

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

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韶案

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錡以

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錡即鈴也莫府省約文

書籍事合施惟大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

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

也程不識正部行伍管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

虜卒犯之無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

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

皆為名將然奴長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

嘉靖九年刊

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直諫為太子大夫為人

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失馬邑旁

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豈不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馬邑擊匈

奴匈奴兵多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

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

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

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取其弓鞭

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

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之騎以故得脫於是至

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

庶人項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屏

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

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

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

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

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於是天子乃召拜

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

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

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

嘉靖九年刊

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

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

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

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

產事廣為人長猿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

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

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密專以射為戲

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

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

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大度不中

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

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

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

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

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

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

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

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

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

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

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接張善名駟案鄭德曰黃肩弩淵

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破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射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

名韋昭說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

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

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

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

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

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

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

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元

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蔡

論在下之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

中當第八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

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

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

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謂不然無尺

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

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

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

嘉靖九年刊

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
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
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
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
軍徐廣曰王爵趙將軍食其為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
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
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
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
老數奇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奇為不偶也母令當單

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
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
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
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今廣如其文廣不謝
謀急引兵徙東道也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案通
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二道或失道
索隱曰謂無人導
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
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
南歸度砂幕遇前將軍右
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
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書曲折正義
曰信

委曲而行迴折使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安急責廣之幕

軍後大將軍也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者自上簿至

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

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

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

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

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

素隱曰媽或音媽少不遜當戶擊媽媽走於是天子以

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一索隱曰墾音人綸反又音乃版

地也黃圖云陽陵關門反又音而宣反案墾地神道之神道廣四

十三丈也○正義曰墾書云詔賜冢地陽侯當得二十

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當下吏治蔡

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

賢王力戰奪左賢王封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

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害之恨其父索隱曰小

顏云今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

上雍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

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

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

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

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

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

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里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昔州在京西北二千四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

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

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

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

謂之天山○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北四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百一十六里而使上校將其射士步兵五千

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

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

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遺必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

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

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

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

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

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史記列傳曰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音索隱曰悛音七旬反

漢書作悛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

不能道辭能有所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

援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終

史記一百九

嘉靖九年刊

六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公
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不然若先
諸傳而次四夷則司
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

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

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

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

當然也故騶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音

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章昭云漢曰匈奴

奴音粥其亦名劉涇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

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志云幽州燕陽縣獯粥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橐駝音德曰橐駝故云

嘉靖九年刊

一

馳包愷音... 正義曰畜...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馱是徐廣云...

嘉靖九年刊

夏

生白白生犬夫有二壯是為犬夫說文云赤狹本犬種

戎之別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豐高

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

影陰恭昌山過華陰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

餘年周道衰康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而穆王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

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

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

所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

後來居此山遂取周之雒獲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獲亦

里周有焦獲也而居于涇渭之間偃暴中國秦襄公

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豐鄠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

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始列

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

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秦齊釐

公與戰于齊郊僖名曰釐音諸見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

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其後二十有

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索隱

曰蘇林汜音汎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

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

嘉靖九年刊

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

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

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不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之間二國東至於衛侵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

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

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言周襄王既居外四

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以興師伐

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

為疆國晉文公懷戎翟居于河西謂洛之南徐廣曰圖

銀洛在上郡馬郡開○索隱曰三晉圖作國地理志云

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同○正義曰括地志云白

州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沂延州緱

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涇混也號曰赤翟白翟索

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翟胡又晉師敗

翟于箕郟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

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

西河○正義曰括地志云路州本赤狄也延銀秦穆公

緄三州白翟地按又言圖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

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繇諸正義曰

緄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緄戎正義曰緄音昆字當

六里漢書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正義曰緄音昆字當

也韋昭云春秋翟獯之戎徐廣曰在天水有狄道應以

鞏戎邑○正義曰括地志源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鞏戎邑漢源道屬天水郡

嘉靖九年刊

梁山涇涇之北有義渠

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

秦為北

大荔

徐廣曰後更石臨晉在馮翊○索隱曰章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

地郡也

地理志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三城後更名臨晉故地部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

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六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三城即大荔三城荔力計反

朝烏氏

徐廣曰在安定

○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為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同之故地後入戎為氏取

之置烏

胸衍之戎徐廣曰在西北地前項于反宗隱曰案氏縣也

○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地郡也

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樓煩之戎樓煩縣名屬鴈

如淳云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樓煩之戎樓煩縣名屬鴈

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北有車

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燕北有車

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

女悉髡頭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

為輕便也

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

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

名在鴈

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

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

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

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

歲也音

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二格反

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

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襄王遂拔義渠

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

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

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昭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五十五

五

一

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

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

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

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顏毀焉自代並音似

公吳巨嶺東西无極蓋趙靈王所築也反陰山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

北塞外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

突厥界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

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

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

長城自造陽義曰按上谷郡今獨州○正義曰至襄平索隱曰

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

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其後

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

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

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

正南北相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

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窟縣秦之

林光官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

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因邊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

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隴西縣

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

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遠水又度河據陽山

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假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

北假中北假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

五原北假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

肅延沙等州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

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

單于姓攀鞮氏其國稱之曰橐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

為橐黎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故曰

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

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

曰頭曼音昭曰頭曼不勝秦北徙下餘年而蒙恬死諸

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

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以塞單于有太子名

冒頓索隱曰冒音後有所愛又關氏匈奴如皇后號也習

擊齒與燕王書云山下有知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

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茹鮮者作烟支婦人採將用

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支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

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

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

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

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

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我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

箭也勅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

嘉靖九年刊

教

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
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
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
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
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
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
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
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
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

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

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

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

千餘里各居其邊為旼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

又纂文曰旼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東胡使

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旼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

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

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

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今國中有後者斬遂東

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

嘉靖九年刊

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

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樓煩代悉復收秦

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

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

是施縣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

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

曼干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

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

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

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左右大將左右

天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裴氏所引據後

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十八者萬騎小者數

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百世官呼衍氏呼

氏須卜氏常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行即今鮮

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此三姓其

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

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

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

匈奴西方南以西接月氏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

嘉靖九年刊

都有白馬氏又為秦魏畧云漢置武都郡亦羊稱文云

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文云苗姜姓之而單于之庭

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闕之西南羌是也

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

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

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

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

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禪

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悅起什百之中是也禪

小王相封一作將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

之沮渠沮渠姓蓋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

城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

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踏林義曰

月中皆會祭處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踏林地名也

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澹澹此

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樹聲相近或以林為澹也○正

義曰顏師古云蹠者蹠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

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逐三周乃止此其

遺法課校人畜正義曰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

入其家有罪小者義書音義曰刀刻其面索隱曰軋

馱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大者

死獄父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

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在

嘉靖九年刊

一

一

左以左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

喪服張華曰匈奴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

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

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

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

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

屈射丁靈素隱曰魏畧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

又首音南昆新犁之國正義曰已上五於是匈奴貴人大

石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

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

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

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佯

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

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

徐廣曰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

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

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驄馬

素隱曰驄音武江反茶青驄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

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南方盡騂馬索隱曰詩傳

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闕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
 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
 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
 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
 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索隱曰傳音鄉從解角首
 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
 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
 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
 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馮門雲中郡縣不出
 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

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
 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
 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
 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
 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
 后時冒頓寢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
 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
 獨立孤債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諸將曰以高帝賢
 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復
 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事其三年五
 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

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

奴正義延州城本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

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

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

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

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等計與漢

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

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

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

福吏卒良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烏孫呼揭索隱曰

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及其旁二十

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謂皆已諸引弓之民并為一

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

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

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淺奉書雲音火胡

日係音計雲請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四正義曰

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索隱曰服

上塞下之地今匈奴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

嘉靖九年刊

唐環

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正義曰

非可居也和親甚便音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

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

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

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

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

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

然右賢王事已在故前單于勿殺誅單于若稱書意

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

錦袷袍各一比余徐廣曰或作比音鼻小顏云髮之飾也以金為之廣雅云比櫛也答頰篇

帶漢書音義曰黃金胥紕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

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

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

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

賜犀比金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正義曰綠繒各四十

匹索隱曰索說文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

嘉靖九年刊

史言行錄卷三十一

十四

陸

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

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孝文皇帝復遣

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正義曰

郎反中行傳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

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

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

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

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

入匈奴匈奴則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

動心歸漢矣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

渾酪之便美也渾音竹用反天于傳云牛馬之重臣

荒也所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

正義曰上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

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

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

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

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

溫厚肥美以齋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

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

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

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音旃

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

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汗衣其

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

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

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

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索隱曰詳漢書其父兄

之妻親屬益踈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

教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亦必屈索隱曰以言棟

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

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音謀利也而佔佔昌占反冠固何

當索隱曰鄧展曰佔聶且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

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

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食也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

稼稽耳徐廣曰稼音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

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嘉靖九年刊

宗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印徐廣曰反索隱曰其子軍封為候虜人民畜產甚多遂

至彭陽彭陽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

遠明非彭城也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

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

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

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官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

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

帝以來祭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

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為上郡將軍法不隱曰案表盧作甯侯魏遯為北地將軍

為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董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

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

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

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

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

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

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

且子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

比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

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士相安俱無暴逆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載

今聞深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
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於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
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闐然更始徐廣曰闐音
安定意也
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
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
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
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稌藁
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
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
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

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

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

動之類索隱曰案政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
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

貌音軟淮南云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

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
曰案

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遺之歸本國朕聞
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

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

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

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

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

父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共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

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山立為單于既立後徐廣曰

年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

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谷單于書

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

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

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

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

去遠塞漢兵亦罷後載餘存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

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

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

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

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

出物與匈奴交漢一音音義曰私出詳為賣馬邑城以誘

單于單于信之而食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索隱曰蘇林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

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

嘉靖九年刊

史記列傳五十一

十九

宗

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以亭是時鴈

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見寇保此

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尉史乃告

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

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

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

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

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

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

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

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

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

廣後得亡歸漢囚教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

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

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其效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

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

嘉靖元年刊

史記列傳卷之

卷之

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

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

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音辟縣造陽地以予

胡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案隱曰辟音僻造

者造陽地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

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

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誦牛音音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 攻破軍臣單于太

子於單索隱曰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

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

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

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

八十里地理志云定襄郡高帝置也 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

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

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

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

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

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

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

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

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

三千餘騎。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

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

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

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

次於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

匈奴之南界，瓊曰沙，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徼，音疲。

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

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支山在甘肅州剛丹縣東南五十里。

河西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山，使我婦女無

顏色，其數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

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

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

過居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

夏涼宜畜牧，養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

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

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

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

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

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

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

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

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

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

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

新秦中以實之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

蒙恬并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而咸北地以西

以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助以萬騎殺略千

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昭平于計居幕北

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

萬匹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

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

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

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

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

壯騎數百潰滿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

奴首虜萬九千如淳曰匈奴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

匈奴集單于之遷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

單于以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

自立為單于室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

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

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

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序曰翰海北

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徐廣曰在金城

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今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

稍蠶食也接匈奴以此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

以比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

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

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

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

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

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

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

奴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

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曆

粵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

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

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

二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壹昭曰

客官也○正義曰問所使郭吉禮單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百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

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

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

請和親漢使于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

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

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葭絕

胡與羗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

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閼風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

過大冠而擊大夏而臣漢書音義曰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

之都媽水北為于廣也漢書音義曰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雷地名在烏孫

此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死漢用事者以

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

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

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

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

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肯漢書音義曰質無幾矣正義曰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

其儒先先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為欲

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

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

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

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宇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

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

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

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

言者單于特空結王烏殊無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

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

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

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徐廣曰烏一作詹立

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咸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

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

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兒

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

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車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

兵吏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死而今因杆正音

于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

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

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

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

浞野侯破又索隱曰應劭云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

浞稽山而還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

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

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

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

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

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見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

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見單于

立三歲而死于年六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

賢王响音鈎又音吁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

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

榆林縣四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

中小城亭候至廬胸括音衛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

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漢居延縣故

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強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

與土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三鄣北百八十里

直居延之西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

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

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盡

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

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响犁

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

單于索隱曰且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

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

書絕悖逆音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

以復讐乎雖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

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

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

郎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收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

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

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

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

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

騎步兵十萬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

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

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糾○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

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五十一

二十一

款

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

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

商立成出擊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

胡軍敗乃降非天漢四年事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

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

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有詔捕太醫令隨但

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

死長子孤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孤鹿姑單于已下皆

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

有上下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

微索隱曰案國要禮云仲尼仕於定哀為其切當世

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

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徐廣曰微音皎

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而務調納其說索隱曰以

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微求

不參詳終也彼已將率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

等始利害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

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

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

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

當戰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獫狁葷粥

居于北邊

既稱曷齋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崖烟

爰自冒頓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史記一百一十

史記一百一十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

家與侯安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

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

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

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安衛媼則似無夫下

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

其所冒之姓為父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

與母皆未明也

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

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尚

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囑漢書作壽並

文字殘缺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

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

原

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

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

○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皆奴畜之

不以為兄弟數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曰

署名武帝改曰保宮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筮馬即足矣安

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王建元二年春青

姊子夫得入官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

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生子季須元鼎

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

女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

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大長公主

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

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

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

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騎將

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

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

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

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

嘉靖八年刊

唐襲

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即衛立太子據也

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

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

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

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遂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

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

煩王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

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為

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也與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

長虐老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

借兵鈔邊也張晏曰從蠻夷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

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

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

日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

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

谿是榆谿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榆

州界舊塞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塞名斬輕銳之

嘉靖九年刊

已巳刊

三

覆

卒捕服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執訊獲醜

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

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

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

友徐廣曰友者太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

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

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

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組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

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

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

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

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

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

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曹達云裨益也小類

類移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

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

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

曰索謂立大將軍之號今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

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正義曰口

浪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

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丘青子在繼祿中

正義曰機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紵小兒於背祿小兒機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

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仇等三人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

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

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顏云傳音附言敖摠護諸軍每附部校

以致克捷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為號

謂軍台驃騎故云合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

渾在朔方音庚○索隱曰腹處云至匈奴右賢王庭為

百戶封說為龍頰侯尉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

千三百戶封賀為南宮侯徐廣曰南音作命音匹孝反

字林云大下卯與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

以千六百戶封蔡為燕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

尉公孫戎奴各二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

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

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

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

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

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疆弩將軍咸屬
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山定襄擊匈奴斬
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
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為翁
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入百餘降單于右將
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
問其罪正閔張晏曰正軍長史安正義曰律都軍議郎
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札建當云何霸曰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
威關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
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百幸得
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
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
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
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
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奉長安宮在泰山
則曰奉高宮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
唯當時所在曰姊即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
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
少兒也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案荀悅漢紀作票騶

嘉靖九年刊

款

西京雜記勁疾之貌也與輕男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

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

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

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

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

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

更言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

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

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

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元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

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案乘人

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

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

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天

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審乘為東海

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今按大夏留

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

以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質作剽。正

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將萬騎

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日髦尾將萬騎

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焉盭

漢書音戾山討遼漢索隱曰遼音速漢音卜崔浩云匈奴涉狐

名也晉灼曰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懾者弗取文穎曰恐

奴水名也隱曰案說文云懾懾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懾之涉反真獲單于子徐廣曰轉戰

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

○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

其種者即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

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祭天為

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

主○索隱曰案張晏云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

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

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

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

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

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

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天道不相得驃騎將軍

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

延張晏曰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晉支西域傳大

南山遂號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

小月氏天為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得酋涂王張晏曰明王也○索隱曰酋音才
恐非也單于單桓酋涂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
王此文省也

嘉靖九年刊

慶

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

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正義曰減什三案漢書

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益封去病

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

再從驃騎將軍斬遼僕王捕稽且王索隱曰且千騎將

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

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

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

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

匈奴以為號○索隱曰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

三字共王王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

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合

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

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

精擇取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

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

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

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

于怒欲召誅渾邪三連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

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令

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三使即

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

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

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

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

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

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

漯陰侯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文穎曰胡

王為下靡侯鷹庇為渾浪侯徐廣曰漢書書一云篇管○字隱

反又音正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燿渠封

曰燿渠表禽黎為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大當戶

作順渠徐廣曰一作稠離也○索隱曰案表作鳥梨為常

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

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率以軍糧接食

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驍晉灼曰獍音欺誰反○索

悍音胡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三十二人戰士

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正義

匈奴有地渾邪王降而塞外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

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嘉靖九年刊

教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以寬天下之繇居項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北上海之朔方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雲中並故塞外又在北海之南其明年匈為屬國正義曰以將來之民分置五郡各依其明年匈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

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

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

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

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

數十萬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工皆

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中令為前將軍大

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

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

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

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

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

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中自環為營而縱五蓋謂之武剛車也千騎徃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

磔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

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

嘉靖九年刊

陸

史記列傳五十一

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

拏正義曰三蒼解詁殺傷大當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漢軍左

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

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行二百餘

里徐廣曰連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

然黎黑也候天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

將明而猶黑也

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

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

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

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

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

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曰谷音祿

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

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

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亶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

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

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綏案應約輕齊絕大幕涉

獲葷渠也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

步獲單于以誅比車者晉灼曰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

嘉靖九年刊
五十一
十二
瓊

將索隱曰素漢斬獲旗鼓歷步離侯索隱曰漢書作慶

也歷度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獲屯頭王漢書音義

號也胡王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將軍相

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

壇於山上封以祭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執鹵獲醜

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

遠而糧不絕索隱曰卓遠也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

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上正義曰不

失期從至檇余山索隱曰檇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

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一

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

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軒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

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苦福反漢書專作以千三百戶

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軒為衆利侯從

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廣曰姓趙從驃騎有功益封

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

李廣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

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

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

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衛將軍霍顯案皆加此官

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

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

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索隱曰

日案孔文祥云謂實重少言膽氣在有氣敢任謂果敢

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

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

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

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城也劉向別錄云蹋鞠

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正義曰按蹇鞞書有域

材力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久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

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

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

玄甲鐵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

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

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冢者是去病冢上

有壁石前有石馬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相也

義行剛曰景關土服遠曰相索隱曰案景相兩謚也

布義行剛曰武謚也碎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

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子嬙代侯索隱曰嬙

音市戰反嬙

嘉靖癸卯刊

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

平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

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

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

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

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

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

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

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弟平陽公主嫁壽云故長

本陽信長公主為平陽侯所出向故稱平陽侯故長

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去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

名最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

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

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十七

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

尉已為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十五

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為裨將者

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正義渠人曰今

慶州本義渠古國地其元初種人父渾邪景帝時為

平曲侯徐廣曰為坐法失侯實武帝為太子時舍人武

帝立八歲以太僕立輕車將軍軍馬三後四歲以輕車

嘉靖九年刊

卷五十一

十四

三

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南
 窮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
 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以三沮將軍出五
 原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以太僕
 為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為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
 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徐廣曰陽石為巫
 蠶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室○索隱曰小顏音質
 慶州以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

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
 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驃
 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
 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
 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
 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
 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干七歲復以因杆將軍
 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亡士卒多下
 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還坐妻為巫
 蠶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雲中人正義曰今事景帝武帝立

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

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

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

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

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

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

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大軍當

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

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

博望侯後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人

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校尉人也索隱曰縣名在焉校尉音都

曰上都海反雍州同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五十一

二十一

卷

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
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龍
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東
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於五原
外列城為光祿勳掘蠶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
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遠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書侍中為校

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
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

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無出以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

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

州之西河也謂涼州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

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
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以右北平

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驃騎死後博德以衛

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封侯坐法失侯為彊弩

嘉靖九年刊

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嘗二入匈奴已而歸漢

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酎金

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

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

年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

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

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

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

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

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

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驃騎亦

放此意其為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

君子豹變

貴賤何常

青本奴虜

忽搃戎行

姊配皇極

身尚平陽

寵營斯僭

取亂棄章

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終史記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

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

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

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

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

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

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一

未竟

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竒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為領緣以二歲中徐廣曰一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

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為不可不弘無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

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

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

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

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

擬於君柏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此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

比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

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

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

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駟案漢書高

承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五

為平津侯丞相弘為人意思外寬內深

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

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

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

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

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

明王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

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

死生由君臣若一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

朝病死是竊死也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五十一

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

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

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

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

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

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

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權臣弘率伍之中到為列侯致

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疾功先狗馬

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寒責願歸侯印乞骸骨月辭賢者路

天子報曰古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隱

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

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

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

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首義曰何恙喻小疾不以時愈

之疾止禮曰表止復初也延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德也今事少間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

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符二年弘病竟以丞

相終驥書曰年八十一終子度嗣為平津侯

度為山陽太守十餘年法侯漢書云坐不

嘉靖侯漢書云坐不成誦公

車論為... 復... 元... 始... 中...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 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
秋百家言游齊諸生... 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
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 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遇為客甚困孝武元光元... 年中以為諸侯莫足游
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 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
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 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
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 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
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 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
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

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

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

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

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

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

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

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為舉

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

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素隱曰靡音糜

敝猶凋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

河爲境地固徐廣曰澤一作斥鹹鹵璜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

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

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

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

睡徐廣曰睡睡音逐瑞琅邪負海之郡轉

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

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咸進諫

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止至於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

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天上

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

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

嘉靖九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第五十五

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天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已若章邯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孰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並改姓嚴也安及徐樂並拜郎中樂後為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干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嘉靖九年刊

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至野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後明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劫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圃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耳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

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
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
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
擊轂介冑生蟻蠱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
鑄以為鍾虛索隱曰虛音巨鄒氏本作錄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
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

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為下也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秦不行是風而脩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

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

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比攻胡辟地追境成於北河蜚

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係也音徒何反屠

擊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糧食絕乏越人

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定而不得退行十

嘉靖九年刊

說

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

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

據陳舉音如字或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音據恐疎也下同

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

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

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

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

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翫略

涿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翫音白比反又皮建城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燔音煩燔燒也議者美之

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

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

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

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待久也今

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不覺休時此天下

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

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遠勞晉諸侯非

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軍削六卿大

說

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
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
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賢女在何相
見之晚也徐廣曰他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皆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於是上乃拜王父偃徐繼嚴安為郎中
索隱曰纂音撰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為謁者遷樂為中大夫一歲中
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
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

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

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

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入喜得所願上以德施

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

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

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

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

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

構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

為子昆弟不收賓客烹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

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言吾日暮塗遠恐前塗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矣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事以快意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者卒也急也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為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劾王主以為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偃居中不敢發及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為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

叔者唯獨汶孔車徐廣曰汶車汶人也亦有汶縣收葬

之天子後聞之以為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

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人以廣儒墨弘

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

其惡悲夫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

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蓋聞治國

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

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

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治之

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

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

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

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

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

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

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

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

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

嘉靖九年刊

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

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

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

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

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

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

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

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

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案謂公孫等未遇為時所輕遠迹羊豕之間韋昭曰案公孫牧在於遠方○索隱曰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索隱曰府庫充實而四

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

者故禮有蒲璧蓋或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上文嚴

等安在何相見君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弘

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

嘉靖九年刊

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賢直則汲黯上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
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
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
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
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
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

平津巨儒

晚年始遇

外示寬儉

內懷嫉妬

寵備榮爵

身受肺腑

主父推恩

觀時設度

生食五鼎

死非時蠶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終

史記一百十二

嘉靖九年刊

殘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正義曰都雷尉佗者真定人也索隱曰十三州

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

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

云揚起為楚收揚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

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

略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

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三二世元年十三年并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

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

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家因以為號也

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病未言都尉也

嘉靖九年刊

索隱本贊曰

平

御平

命

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為無道天下苦

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眾虎爭天

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

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與兵絕新道索隱曰秦蘇林自備

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

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

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

○索隱曰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囂詐置死佗

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西會

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

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

里南野大庾嶺是陽山關姚氏案本湟並作湟音年

結反漢書作湟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

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湟及匯不同蓋由隨見

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縣未知孰是然鄒

誕作湟漢書作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

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

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昭

曰生以武為貴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弗

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

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

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

嘉靖九年刊

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

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

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音昭音林間會暑淫士卒大

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嶺音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

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音義

索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

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生交趾其二

郡即駱駱也東西萬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

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

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家在真定置守品歲時奉祀召

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

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廼召賈以為太中

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

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

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

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棄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

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

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

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

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

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

至孝景時稱巨使人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

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

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此時閩

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

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

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與師遣兩

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

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

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

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

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

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

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怵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

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

嬰齊請歸胡薨謚為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

索隱曰李邕云藏其舊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待取邯鄲膠

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及即位上書請

立膠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歎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

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

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代
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
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
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
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
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
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
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
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

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

三王宗族官仕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

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

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其居國

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為耳目考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

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

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

酒介漢使者韋昭曰侍使者為介冑也索隱曰志林

昭以介為侍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章

然云特為介冑則非也漢書以介冑為有權意即得矣

嘉靖九年刊

者實主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比鄉相嘉
所由也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為將嘉居宮外酒行太后
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
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韋一曰縱也○索隱曰
王滂傳縱殺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
吳王與此同取介被也恃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
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
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
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嘉王太后已

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

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也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洽

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

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

子遣千秋徐廣曰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

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

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

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僕取自說一時之利

無顧趙氏社稷為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弟將卒攻殺

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

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徐廣曰元異四年以

侯曰索隱曰案功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

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

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宗南康記以好為

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

穆樂其姊為王太后有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元侯

索隱曰案龍元屬燕國漢書作繫乃下赦曰天子微諸

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今罪

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樓船十萬師越非水不至故

作大船船上施樓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

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

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為戈船

下屬將軍徐廣曰廣人船又有一作龍之言故置戈於船下因以

為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涉上也瑣曰伍子出零陵或下

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或抵

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

州協州以南下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咸會番

是夜郎國

禹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

曰苑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

門又俗云石門水名會泉飲之則令人得越船粟因推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為歌也

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

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

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

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

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

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犁旦城

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曰犁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

索隱曰鄒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犁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犁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

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

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為海常

侯徐廣曰越郎越徐廣曰南都稽徐廣曰表得嘉封為臨

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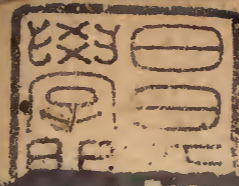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昭

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后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又別

諭駭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駱駝皆得為侯漢書云光

嘉靖九年刊



聞漢兵至降封為
檇侯揭陽令為安道侯越將軍取為

道陰三縣皆屬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

兵未下南越已平矣
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

浦交趾○索隱曰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

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翳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

慮離淫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

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膠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

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

之轉譬若糾墨

文化乙亥

